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涑水記聞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繆晉

謄録監生臣繆汝芬

涑水記聞卷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隳敝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為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

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間而去師道在城上
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為死訣尚寄
聲何為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
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
以城人拒已悉焚其官府民舍殘滅之進至于封州太
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于民間賊捜得之
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為龍圖閣學士覲罵
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為何物乃欲污我賊怒斬

之及事平朝廷贈觀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康衛云

儂智高世為廣源州酋長後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坑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為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埸生事卻而不受智高

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賔使𤔡贇坐事坐為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簿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贇欲邀竒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紿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期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鬬遂至于此因諭以禍福智高喜以為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贇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贇妄入其境取敗為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為國生事罷之

黜為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卻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為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為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部之人及老弱盡室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為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户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

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歷沿江東下横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栅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時僚佐請為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蜆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瓘以壁為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况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人皆號哭金寶悉為賊所掠簡

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廵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甞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强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鄰村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即遍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為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既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

石令圍以為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詗廣州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罕坐左遷

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畋繼業之族人也嘗為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畋儒者迂闊無

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擊殺之丙辰又敗官軍于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為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内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

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人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云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制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將令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

有則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
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
事委之使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
以爲憂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并處置
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
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
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
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

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為七
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于金城驛曙
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徳
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
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番落廣鋭近
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
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元帥

如寮寀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驕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遽

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選騎兵于後蠻使饒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蠻兵為二旋而擊之槍立為東蠻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黄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城下營中夜驚呼蠻閒之以為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

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義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
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
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用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
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
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
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
二府衆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
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衆人也臣所言非

徒便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廼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為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先時所司奏余安道（余安道余靖字）募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鑑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為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

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順逆諭之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譜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于特磨寨及敗擒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繼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

兵以攻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充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師請因之以侯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縻供待甚嚴至京師館于故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臨視後數月智光發狂毆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案伯庸王堯臣字）智高母致病不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

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朕靖欲存此以招智高
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高六
十餘隆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
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四智
高長子智高僭立為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
名其所親黄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職遷大
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皆除齋郎殿
侍以元卿鑑曉蠻語皆留侍儂母元卿等憤歎曰昔我

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嫗一臠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事親執政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逼殺此嫗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尚未之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

為賊所殺掠簡除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為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亟還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軻止于南雄城詗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罕奏章稀少點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為勤職欲以為本路轉運使臺諫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詗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寨飲之即帳中斬偕首因縱擊

其衆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于戰場而去李章云

儂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乏又不習水戰常懼海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黄固素為吏民所愛信偵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船百餘艘沿流而下夜趨廣州城鼓譟而進賊大驚即時遁去廣州命固率所募之衆泝流追之而賊棄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孟造素不悦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㕘于上流販賣及縣中官錢有出入

不明者攝固下獄治之誣以贓罪固竟坐停任既而上
官數為辨雪治平中乃得廣州幕職蔡子直云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
多為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
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
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鄉者從智高東
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
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强必誘脅諸蠻

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黄守陵最强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絶惟一道可入智高遺守陵書曰吾孀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

與不足畏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
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
授汝不捷則吾竄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
習騎戰俟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遺
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
乘州縣無備横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
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為無事隨之以
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廣源州弟存禄為武勒州

刺史存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為虜矣不可不為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為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為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蠻酋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居

于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自詣大理欲借兵共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二絃水鑑幾為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鑑後繼常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案原本此下連接知邕州蕭注

曰二百十三字為一條據文義絶不相屬今分為二

知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産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强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衆交趾患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于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内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

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使為内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隸負擔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

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乃寢于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率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急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反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壯范堯夫以為隂德之報云堯夫

熙寧中朝廷遣劉起劉彝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彝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為保甲結陣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遺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于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聲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請為內應于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雍三州百祥未

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廵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檄廣西轉運使按鞫百祥逃去自縊而死郭卿云

交趾賊熈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十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

關赴援兵步輕進三千餘人悉為蠻衆所掩殺傷殆盡劉
執中與廣西提刑遁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數
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
石且盡城遂潰破蘇緘猶誓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
萬餘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
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師前軍三將已達桂林一
將暫戍長沙中軍旦夕過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
屯荆鼎澧三郡一將襄州案今王師前軍三將句至此句四十三字與上下文不相

屬當是湖北饑斗米計百五十鈔餒死者無數任公鍇簡格云

初榜下交趾管內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員外郎

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安撫招

討使兼廣西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

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

充副都總領應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

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

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賊獻功拔身助順爵賞賜予當

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罪非已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閒編户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歛到即蠲除蕽我一方永為樂土時交趾為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于廣州亦不服我故率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

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覆之王正甫云

提點刑獄楊畋自將擊破叛蠻癸酉詔特支荆湖擊蠻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為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悖駡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

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為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逐家貲為妾盡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直其事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冤李南公云

舊制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為監門始置平安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其人讀

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自後遵以為法自見

熙寧中王紹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人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元豐五年韓持國知穎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再任中書舍人曾鞏草誥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覽批

其後曰按維天資忽戾素無事國之意朋姦罔上老不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于承流宣化者也而草詞乖僻可令曾鞏贖銅十斤別草詞以進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名對上問以至和繼嗣事潞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乃職分耳然亦幸直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憮然有間而美之仁宗宦官雖有蒙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權

涑水記聞卷十三

涑水記聞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于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

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纔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

退百常率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為檑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衆猶遊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為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百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清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清死而士卒

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静州等蠻使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壍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乞奏朝廷遣近上内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

擄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
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畢始蔡帥兵恐
監司不肯應給軍需故奏乞近上内臣共事中正受宣
命凡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
成都遠若事大小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
專決闗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
己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闗知而已監司皆附
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

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美静州等蠻時引生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絶故事與蠻為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瘞之掘地為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

棘于上人投一石擊婢以上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鐶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巒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絶狄銘范百常云

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班行不辦有劍加汝

先是种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

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謂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咸管勾隨軍運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

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絶陰吏備八日糗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邊人所窖粥糜發之得千餘石庚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境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

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
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
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
降者十餘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
殺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鈐内將官張闕　知府州折
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㢜窖遇夏千餘人與戰敗之斬
首九百餘丙子至牛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
掌機宜景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己卯

王中正軍于歸壤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順寧軍夫凍餒僵仆于道路未死衆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萬人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夏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留恐夏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尚未

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聞之乃于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令且于順寧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塞二十

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謂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案謂公岳句意義未明疑有脫誤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待命于保徳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趨

延州餉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㽦領江東轉運使奏冬氣已深水凍草枯餽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既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歸朝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土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兵屯石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

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

卒不問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第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

討之乞第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

寶出兵久雨四十餘日出塞纔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

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

發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

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

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雖瀘州四百餘里即是深箐（七鴈切竹茂也）皆高阪險絶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箐外賡擊敗之蠻走賡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第逆戰又敗乃率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賡入歸來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捜捕山箐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饋運不繼先是有賔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

是開之詔云若至聯來討捕乞第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兵皆上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餓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送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瀘州歲餘罹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葫蘆河

共趙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聞之即上賀表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為城朝夕可下使昌祚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

祚衆共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徐禧在鄜延秉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羸卒左縈右拂直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夏人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陜西困于夫役下詔諭民吏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餽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于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迎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鬬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寨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悍行無鬬志

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巽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為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名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亦止宜供禁庭洒掃之

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噺六月詔罷
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横山之地遣舜舉與
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
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
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徳皆在無定川中永
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絶崖地險要賊騎數來
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賊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二
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擊之

既聞城永洛即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賊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偕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賊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賊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

于城上臨視之賊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絶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賊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衆心已揺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賊鳴笛于陣賊騎争渉水犯官軍先是遝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践後陣賊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

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賊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為賊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率衆突圍南走猶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

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于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棄之賊乃更遣所得俘囚齎書移牒以遺秉秉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西南都統嵬名濟迺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向英風應慎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贄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為不失其正

苟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為西人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邊于闐作

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强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即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于天下也況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聽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啚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

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棐宋史夏國傳涇原總管劉昌祚上其書神宗喻荅之與此作經略使處衆以聞有異

孔䐗于鬼切魯山處士畋之弟也為順陽令有虎來至城南䐗令吏卒往逐之䐗最居其前虎據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槍偃仆虎來搏䐗有小吏執硯趨當其前虎銜以去䐗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䐗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餘里竟射中虎奪小吏

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輔之為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筆有風空囹無日或觧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静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蓋意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趙閲道抃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牓衢路立賞禁人增

米價閲道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閲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張濟云

趙閲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閲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閲道對曰忠臣上曰

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忠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云

曾布為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之知布字子宣嘉問字望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顧問之晦叔方為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嘗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為辨之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索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並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

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貸不能
償積息罰愈滋囚縶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
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
息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
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
期半年衆議頗以為愜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名
使前以指捏之乙真甲僞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櫸柳以

葉塗膚則青亦如敺傷者剝其皮横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棓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敺傷者血聚而硬悶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户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税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税存户亡每歲户長代納亦不可督南公悉台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為我推究不則汝曹均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

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力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石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不出觀故上于閏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張燈露臺妓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尚未平酒數行而起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曽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閣者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宫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

人所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太后曰新婦所為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為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名二婢使官官鄭穆問鞫于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官官馮詰録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名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

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髪出外為尼太后曰聞汝詛駡岐王有諸對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罷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瑤華宫不披戴舊俸月錢五十緡叓增倍之厚加資送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君貺云

涑水記聞卷十四

涑水記聞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貲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為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衆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

官人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為人温良寛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客

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

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呼茍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内而見于外能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龍爪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懐信以為鐵爪只列于木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

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提司管勾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濬川鐵杷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濬各置歷書其課曰

㝠日以埽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于大名河曲開直河既成子淵屬昉稱直河淺澁濬川司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為功昉從之既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遂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内熙寧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申

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罷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具督役官吏更乞酬奬事下都水監司保奏稱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賞是時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頗聞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相文潞公

上言河水浩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濵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為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轉運司按視濬川利害本乃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埽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間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耙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

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杷為不便臣聞本奏使按事乃詣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覩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杷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為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聞奏確于是置獄逮繫證佐二百餘人獄踰半年不決上

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杷于汴水宗道辭以疾
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
料測量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
一宗道每日據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
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
杷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
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
本陳祐甫坐附會違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

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名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白馬河隄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貫韋城斷北使往還之路無乃不

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潊何傷但恐妨北使怒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人獻策陝西南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導使深又鑿陝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為然敕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絶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為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置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

言白政府請塞訾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㵾閘提舉汴口官王珫等二口水勢珫等報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陜州會熙寧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絶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

昌言及王琉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陜以叔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髻家口汴水復絶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立之云元豐元年春塞汴河詔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欲鑿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縝都水監丞劉璯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邦彦云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

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益利井鹽侯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温建議請榷河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賞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舊法每席六緡至

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陜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令不可改盡言其非而更為别劄稱據景温申官賣鹽歲獲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與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州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温之法公弼云

吳仲卿蔡中正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不可元厚之為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書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五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緜帛糧餉所省費甚

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國馬盡于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馬士宜云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詞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為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産者不聞因稅破産也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分為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為差計雇役

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倘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舉一事難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販夫者或破萬金之産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惟孔子為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為此語固請

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投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為然及入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為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為然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自札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

場務酬奬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分數應給錢緡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抹專委諸州長史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諸州競為刻剥或數十年前嘗經酬奬今已解役家貲貧破所應輸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介甫申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皆應減二等由是刦賊盜無死者劉鳴玉云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榷酒不禁茶

鹽務以安遠人為意

熙寧八年五月内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即欲行文書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吏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君貺云

三司使章惇嘗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怍

而退故蔡承禧彈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為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皆出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于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惠卿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于上獻可坐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

草制曾魯公名論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搆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頗以子容制詞為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王充云

韓魏公判相州有三人為刦為鄰里所逐而散既而為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刦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

刦一家執其老嫗搒捶求貨鄰人不忍共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搒死其徒即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堂後官周清本江寧法司後爲兵司大將王介甫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之人雖已死其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

令盜魁令其從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為首其從用魁言殺救者則為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為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為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兵杖來鬬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為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為法官自圖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

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為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柴相字疑誤）僉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之姊子吳沖卿之壻也沖卿時為首相安民以書名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吏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貨詭托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為皇城

司所奏言齎三十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沖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句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沖卿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評斷官竇平周孝恭等枷縛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為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為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

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當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得其辭甚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賂事而蔡確深探其獄滋蔓不已實平等皆朝士搒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黄履監察御史黄廉御樂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廡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讀示

以所承之詞令實則書實虛則自陳冤囚畏獄吏之酷皆書款引實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等還奏確又上書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連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為面謾確為忠直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裏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審克苟為

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懼亦云嘗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嘗屬沖卿子邵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為樞府檢詳沖卿自樞府入相奏為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出相州獄奉世懼亦云于起居日嘗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即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彦皆上所厚承之嘗為都檢正忠

彥韓公之子也碓皆令因引之承之知之數為上言碓險詖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吳安持奪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彥贖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清遷一官沖卿上表請退及閤門待罪者三四日上輒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碓屢帥臺諫官登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為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碓所彈奏劉

還之言者乃止公廉李舉之王得臣伯淳馮如晦云

涑水記聞卷十五

涑水記聞卷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向來執政弄權者雖潛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廢赦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司為己盡力則因而進擢或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或無過則暗計資攷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為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攷使之察訪京

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朝官為之借以太子中允尋名為崇正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于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為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為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綰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資為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外補幾十年經

三赦大臨纔得待制頌不得秘書監及熙寧十年圜丘
赦頌除諫議大夫宗回云
熙寧七年圜丘赦中書奏謫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
悉復舊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可如
胡宗愈劉摯皆坐為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
復館職宗愈為蘇州通判一不霑恩摯嘗言曾布布為
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復館職宗回云
介甫用新進為提轉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

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 李舜卿云

何泱以録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泱所至暴横箠

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

州縣云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

司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

白事下馬于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為起

泱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為旁出他州遠不可廢有章辟

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集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

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洙曰凡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憑也李諫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洙沿道上奏訟諫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洙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洙最為甚_{劉嶠云}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其言

迂濶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平不在此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為輕已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為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韓公耳蘇充云

上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

甫深怨之蘇充云

曾布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憾之蘇充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讓練亨甫呂嘉問亨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于陳州惠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雱時已寢疾憤怒遂絶介甫以是懟于上遂堅求退

蘇究云

介甫請并京師行陜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于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蘇究云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

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聞方有娠安國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蘇兗云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為密而獨隱于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

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于上上問從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隠于卿卿獨有隠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為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明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為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為誰以直講沈季長對上即名季長為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為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錢穀利害營繕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

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為以為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伯淳云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

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曰令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否則將有人窺間隙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强從之由是權益重鞠丞之云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至暮十往返醫官脈狀皆使馹行親事齎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伯淳云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

王侍制來為夫人兒妻將産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常坐于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往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曹求賞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句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云蘇苑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罷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為民害上以內批罷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苗

使者督之散盡乃已官無餘蓄至是剩留五分皆憲發之也蘇究云

介甫既罷相沖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同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令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肖變汝礪又言俞充為成都轉運使與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

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蘇兗云

呂升卿于上前言練亨甫以穢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為誓于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令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為軍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禮以館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章即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猶以吉甫先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得臣云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

不恱由是别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于公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曽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誰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即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也仲遊思正蘇究云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修有謗其私從子婦者

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
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片語所從來皆無
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
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
其亡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
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狂瀾而無考又曰茍無根之毀
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内
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為

御史旣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開射羿之弓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譎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畧曰歟陽子旣罷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真人遂立三門一曰鴻樞獨化之門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無極真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賴幽明顯晦有識無識皆會而

朝之太虚無極真人出獨化之明建大法旗擊大法鼓
手提玉印臨大庭而躬接之其書凡十餘萬言皆倣此
既而進御又摹印以遺朝中諸公及天下藩鎮學校其
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為貧而仕富貴非
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
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謪時病
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

嘗曲狥又曰曉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以賛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請便親敢因謝表辭旨怨憤指斥聖躬公為罔慢于是落韶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欲名兩府會議于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

于顏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韶有隙蘇兖云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為巧發奇中目不識書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橐橐而貲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為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

介甫為相館士寧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私入睦親宅與之遊士寧以為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輓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遺甚厚袁默云

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

得洪州進士黄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奏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名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禄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云云其説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

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

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人監

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

深宫或不知之畫圖并進之朝廷以爲狂笑而不問會

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罷

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日雨俠自以爲

所言中于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冬俠上書幾五

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吕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吕吉甫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上問馮當世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琥聞之隂訪求當世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嘗從俠借書畫遺之錢米琥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

知之必京教告俠之上言上以章示當世賢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問遣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笥中文書悉封上之舒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臺中掠治俠具疏所與交通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按驗取當世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王雱而議論嘗與雱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既上疏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家兄為政

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示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奬之諷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詞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既竄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子駙馬都尉師約資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銀百兩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于是臺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

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証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為詆讕耶安國慚懼即服罪潤甫等亦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枝蔓令歲前必令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俠謗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臣亦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監無為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敕誥放歸田里曉

容勒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脊二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其心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壻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皮不為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遊閭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教私詣某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封府判官

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誣病死獄中方免叔皮公溺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壻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錢費于娼家畏其妻知之偽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繒帛及酒遺繪卞及提舉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君手掬酒以飲卞繪縣主以永年盜官

文書事白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結絶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窮治皆奉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抉摘下繪等贓汚避事惜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荊南節度副使下落職管勾靈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蜀獨不受其饋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李南公與辨叔云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以陳述古為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涑水記聞卷十六